

孤独如日月,热闹似星辰

——给若干年后敬爱的诗人邵明先生

□冯尧

因为在空间写了一些分行文字的缘故,他们就公然称我是诗人。这,对于我而言,实在是比窦娥还冤。至于缘由,是我很多年的确没有读过诗写过诗,更没有在哪里发表或者获奖过——我真的不是谦虚啊!当然,更深层次的原因,是我有自己无法一洗了之的难言之隐,但看在我身处如此美好时代的面上,此处暂且省略50万字,你们就不要太好奇了。

然而邵明一定是诗人,而且是不折不扣的诗人。在目前达州这堆寂寞又浮躁的土地上,以罗耀为首的一大批90后,包括朱光明、王蝓蝓、梁忠国、邵明、郝富成、潘凤妍、苟云钦等等,挟雷霆万钧之力,从万源、开江、达川等地,带着洋芋、红苕、茶叶、黑鸡、灰狗、黄牛、板鸭、豆干等动植物的清香,迅速占据了每一个饭局和版面的主要位置。很多时候,我把他们全当成了自己20年前走失的孩子——你看,他们多么勇敢,多么独立,多么颜值,多么身材,多么不可一世又谦逊可人,多么愤世嫉俗又圆润通透。

太可怕了!

游太平说:写诗的人,不是人渣,就是人精。

陈建说:一个写诗的人,动辄就是一生。

张华说:一个诗都写得来的人,没有什么是他做不来的。

龙克说:诗是黄金屋,诗是颜如玉。

符纯云说:心中无诗,即为诗。

胡有琪说:诗是托着一只土巴碗在大地上行走。

狗中奖说:诗是一切,一切皆诗。

牛鸡犬说:诗歌是憋了一个冬天的尿液,滔滔不绝,且散发着热气。

周宗春说:诗就是让自己倒立着生活。

李白说,冯尧说,杜甫说,向萌说,李清照说,周

建荏说,武则天说,刘梅说……

众说纷纭,关键是要有自己的话说。

比如这次邵明出诗集,名字叫什么《八公里火车》,听说就找了天南地北很多牛鬼蛇神指指点。仅此一点,他就超越了我们中很多人九千岁——多么饱满的情商啊。说到情商,邵明不是天赋就是遗传,要不然,以他在人间的短暂工龄,以他大学非毕业生的身份,绝不可能贵为学生会干部、报纸诗歌栏目主持人、没有创办成功的内部刊物主编、小吃店老板、咖啡馆创始人。当然,他至今没邀请我们前去照顾饭店和咖啡馆生意,这是绝不可能轻易原谅的一回事。

这家伙野心勃勃啊。

我喜欢!

然而在热闹的俗事生活背后,邵明有着与自己年龄无法匹配的成熟。以他痛得叫唤的成长经历,诗歌,不过是他证明自己的武器,是他掩饰自己痛苦的盖头,是他唤醒自己信心的毒药,是他拼命前行的灯火。至于他写了什么,怎么在写,真的不重要,真的不重要啊。毕竟,他还年轻得发紫。如果他某一天不写了,我也一点不奇怪——毕竟,戴着诗人桂冠生活的人,在获得可能的自由的同时,又会披上更加沉重的袈裟。

因此,我想对邵明说声对不起,你发给我的诗,我真的还没有来得及拜读——如果你要写,就坚持写下去,来日方长;如果你要写好,就坚持写下去,来日方长;如果你要当诗人,就坚持写下去,来日方长。

如天上日月,孤独前行,生死不悔。

期待某一个白天或者夜晚,你驾着自己的白马从天空里轰隆隆飞过。那站在大地上仰望的,其中肯定有我,也可能早已没有我。

初识罗伟章

□张华

对,这里说的罗伟章就是那个著名的写小说的罗伟章。

我不写小说,原因很简单:我不会。我不读小说,原因也很简单:我懒、不学无术。其实人间的事情不一定非得讲个原因,很多事情就这样毫无原因,毫无道理,毫无意义地发生了。比如说我今天认识罗伟章,纯粹就是源于一个错误。这个错误如果娓娓道来,保守估计也要写300万字……这是另外的话题,还是改天再说吧。

我们刚一拉开包间的玻璃门,“嗖”的一声,就从里面射出一条人影来。“伟章!”太平和龙云与他握手,打招呼。“这就是张华吧?”伟章看着我问太平。“是,他就是张华,张神经病。”游太平瞟了我一眼,望着天花板说。然后伟章向我伸出右手,我吓了一跳,以为他要打我,正准备挥拳回击,但马上反应过来,也伸出右手人模狗样地和他握手。伟章的手很软,像没有骨头;握手的力道很轻,像几天没吃饭一样。

大家随意落座,不分尊卑,也不分宾主。伟章坐我对面。我看他把手伸进裤袋里摸,摸了老半天,才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玉溪,而且还是18块钱一包那种。游太平接过伟章的烟,低声嘀咕了一句,“抽也抽得!”出于礼貌,我接下一根,扭身从游太平的包里摸出一包软天子低调地放在桌子上。常龙云拿起软天子在众人面前摇了几下,透过龙云厚厚的镜片,我看到狡黠的眼神。伟章见势不妙,对旁边的朋友使了个眼色,这个朋友化阵风溜了。片刻,扛了一个麻袋回来。从麻袋里面摸出一堆“印象云烟”,一人一包给我们发,又自言自语地说:“这是50几块钱一包的哟!”听他这么说,游太平一把抢过

来,搂在怀里。诗人的尊严丧失殆尽。

饭局正式开始。我们都挽起袖子奋力抢菜。伟章却摸出一根精致的小烟杆来,熟练地把卷烟插进烟杆里,优雅地点燃,美滋滋地吸。罗伟章吸烟的姿势像一朵水莲花,不胜凉风的娇羞……等他拿起筷子捞菜,肉早就被我们抢完了。只剩几片海白菜在锅里上下翻滚。“肉都没得,吃个啥啊!”伟章洪亮而豪迈的骂声在狭小的包间里回荡。让人想起长坂坡上张飞一声怒吼,吼退了曹操30万追兵。但是,我们都理他。趁他放下筷子生气,连海白菜也抢完了。

“还是再上点小菜吧!”伟章可怜巴巴地对主人说。主人沉思良久,对着门外喊:“服务员,一人上一条耗儿鱼。”当听说耗儿鱼15块钱一条的时候,主人马上改口了:“上五条就可以了。”8个人,5条耗儿鱼,接下来将会出现何等惨烈的局面……被冰块包裹的耗儿鱼在锅里翻滚,我们都不说话,死死盯住目标,随时准备扑上去……龙云拿膝盖轻轻碰了我和游太平一下,三人交换了一下眼神。我点点头,对伟章说:“我们来讨论一个严肃的问题吧,你能不能告诉我们,你为什么写作?”伟章的目光一下子变得清澈而晶莹,含着滚烫的热泪讲起了自己对写作的看法……为了不让他产生怀疑,中途我还和他假装争执了一番。趁此机会,游太平迅速把耗儿鱼全部抢进碗里。我再从游太平的碗里给自己挑了两条,埋头苦吃,不再搭理谁……

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我们8个人摇摇晃晃地从火锅店出来,像8只鬼。大家在宣议的夜色下道别,各奔前程。回家的路上,我忽然想起,忘了问伟章的岁数……

戒酒赋

□张乾娟

销魂摄魄者,唯酒而已矣。酌秋舟兮怅然,饮春庭兮旖旎;处花下兮宜月,沐竹间兮风起。听古筝于画舫兮佯狂,醉清箫于幽馆兮哀靡。或率直而高歌,或涵内兮吃语;或雅眠兮花枕,或昏沉而石鼓。酿解忧之杜康,造亡酒之仪狄;传万世之酬酢,留千载之佳话。

家国宗庙,祭祀宜爵。奉三牲于祠堂,束太牢之城阙。封禅筑坛于泰山,祈雨修场之郊野。祝谷粟物生之茁荣,奠寒霜景残之凛冽。佑福万年社稷,敬谨而倾三爵。

会聚名地,宴集宜觥。溢玻璃兮莲子,盛玉盃兮芙蓉。立雪俊逸之少才,无类经世之皓翁。联柏梁以唱和,举斗酒而相逢;载诗文于兰亭,聚贤德于离宫。筹志气以观曲水,抒胸怀而望远峰;缀锦文以串珠玉,携云气而尽千盅。

江湖结义,剑客宜海。谱红尘之悲歌,承燕赵之慷慨。晨别黄河之坦荡,晚宿阴山之暮霭。马骑骠骠以飞驰,剑佩巨阙而溢彩。恣肆弱水之三千,豪饮长江之一脉。

故交相知,对饮宜杯。推心尚旧醴,拊掌以新醅。结总角之稚子,啖弱冠之青梅;计时辰以离去,期来日而当归。闲话前庭桑麻且壮,共看屋檐莺燕于飞。不理星辰之既寐,何管东方之熹微。曾饮青丝以鸿志,互敬白发而伤悲;和鸣年少以琴瑟,相映晚照至余晖。

醒醉无常,独酌宜樽。醉杏蕊以锦郁,发桂子而柔醉。浅斟兮辰以逝,低吟

今日已曛;畅聊兮花下影,对舞兮月中魂。曲径无新迹,妃竹尚旧痕;壶里度日月,诗中鉴乾坤。冥思远路之知己,独念他乡之佳人。常忧五湖之黎庶,时怨高堂之君臣。纵人生之坎坷,皆赋予之金樽。

飘零九州,行人宜壶。情离桃叶,伤别南浦。沽胡姬坐坊,市文君当垆。潦倒人生之荣枯,半醉宦海之沉浮。淡酒凝坐思乡之客船,闲愁隔望钟鸣之舳舻。养山川浩气,接日月流苏。遍迹五岳,交游百士,留痕千古。心历沧海,只与一觚。

十里路长,饯行宜觞。留恋兮垂柳,释怀兮桂浆。琵琶声断兮玉饌已残,踏歌音存兮离愁未央。执兰杯兮万般凝噎,啜苦醅兮九转情肠。载忧怀之孤舟,混水天之斜阳;顾来路之戚郁,睹前途之苍茫。游子居乎生地,桑梓寄于陌乡。且将情萦于厄酒,恕免魂断乎潇湘。

把酒东篱,隐逸宜盖。就重阳之菊花,交清明之幽兰;信步于树阁,朗吟于风轩;耘耔于农地,悟道之溪川。居陋堂而品香茗,处灵山以抚琴弦。留存士者之洁操,独善一人之饥寒。心清清兮参天地,雾袅袅兮升紫烟;谒瀛洲兮乘玉鹤,访蓬菜兮趋流岚。沐山涧之仙露,临瑶池之酒泉。

是以饮器不定,饮品千名,有怨必酒,有酒必醒。愁解依酒力,诗成乃酒兴。三朋聚之暖榻,五友邀之寒亭,醒举青莲之金樽,酌乘南华之飘萍。行来半披残阳,归去斜载满星。且奉樽酒,为君一倾,师祖刘伶,“妇人之言,慎不可听”。